

狄德侯《修女傳》 (序言／附錄) 的研究

金 戴 熹*

大 綱

前 言

壹、〈序言／附錄〉的產生及所引發的早期評論

貳、對〈序言／附錄〉觀點的轉變

參、〈序言／附錄〉佈下的玄虛傳

肆、〈序言／附錄〉與〈回憶錄〉的相互作用

伍、〈序言／附錄〉的特殊效果

結 論

*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教授

摘 要

一七六〇年早春，狄德侯和他的一干文學界朋友矯稱有一位修女自修院遁逃，並以她之名向他們隱居在諾曼地的朋友克瓦瑪禾侯爵去信求援。他們的目的是將侯爵騙到巴黎來。後來全部的信件－矯名信及上了當的侯爵的回函，加上編者按，發表在《文學通訊》上，公開了他們的惡作劇。

狄德侯死後十二年，他的一本小說《修女傳》在巴黎出版，上述帶有編者按語的信件彙編以〈序言／附錄〉為題，附在小說的後面；而這本以某修女〈回憶錄〉面目出現的小說其實只是狄德侯未寄出的偽信之一，經作者擴大發展成一個中篇小說。

小說出版後，當時文學批評界猛烈抨擊，認為不應將此批信件彙編放在小說〈回憶錄〉的後面。因為，兩者同時出現在一個文本內破壞了小說所營造的令人心悸的幻象：讀者一旦發現小說只是不正經的惡作劇的副產品便會興味索然了。

一九五四年Herbert Dieckmann發表了他對〈序言／附錄〉的研究，扭轉了當年文學批評家的看法，指出狄德侯是有意將小說〈回憶錄〉和〈序言／附錄〉並列於一本著作之內，將兩者視為一個小說內相倚相伏的組成體。Dieckmann和其他後來的學者更進一步認為，狄德侯有意將兩個文本並列，來說明他獨特的小說書寫的觀點，模糊了「虛構」和「非虛構」之間的界限。

本論文最後以佛家的「鏡空／鏡實」之說來闡明〈回憶錄〉和〈序言／附錄〉並立互映的吊詭，從而說明「對鏡互映」現象在讀者心中所造成的恍惚情境。

關鍵詞：狄德侯、小說、《修女傳》、〈回憶錄〉、〈序言／附錄〉Dieckmann、「鏡空／鏡實」

《石頭記》一書，全部最關鍵是「真假」二字。讀者須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¹

我看見了自己「看見自己」²

前 言

-七九六年十月十二日的《法蘭西政治與文學日報》(*Journal de France de Politique et de Littérature*)四版的一個小角落裡有一則「新書消息」，報導了兩本由巴黎勃以嵩書店出版的新書：狄德侯的《宿命論者霞克及其主人》和《修女傳》³。這兩本書初版的那一年離作者逝世已有十二個年頭了⁴。

《修女傳》出版後固然遠遠不如盧梭的《新哀洛伊絲》(*La Nouvelle Héloïse*, 1761)那麼轟動，但作為小說⁵，其反修道院立場明顯，正合當時法國大革命意識型態的口味，獲得不少肯定⁶。《修女傳》自出版後，直至一九三六年，大致上說來，捍衛《修女傳》的批評者，仍大多數將之視為一本反教會體制的宣傳著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八〇〇年前後掀起的長時間而劇烈的論戰，其中兩個評論家尤為觸目，一個是俄則柏·薩爾威賀特，另一個就是《修女傳》中〈序言 / 附錄〉文首所提的德·拉·阿賀樸兩度對狄德侯進行極為嚴厲的攻擊⁷。一七九七年六月，他對《修女傳》寫了一篇相當惡毒的簡介。在一七九七年的十八世紀哲學家講座中，他宣稱《修女傳》和《宿命論者霞克及其主人》這兩本小說

不符合常識。批評的著眼點也不在其藝術性。其講座於一八〇五年結集出版⁸。

肯定與反對的動機既然在彼，當時涉及小說的藝術文學價值的批評自然難得一見⁹。

然而，在狄德侯的小說傑作中，《修女傳》受到他罕見的重視 (Varloot 1978, p. 262)。這一點在一七六〇年他撰寫小說的那幾個月的書信中表示了出來¹⁰，尤其可見諸他一七八〇至一七八二年給接替格林牧主編《文學通訊》的麥伊斯特的回函。原來麥伊斯特知道狄德侯手頭已有成稿，向他邀稿。狄德侯回信中有這麼一段話：

如麥伊斯特先生能屈駕來舍下一過，本人可供《文學通訊》一文，都三、四十頁，已工整謄寫畢。(…)此文內多的是悲惻纏綿的場景，饒有意思，最有意思的是書中敘事之人。《宿命論者霞克及其主人》令貴刊讀者笑，此文會讓他們迫不及待，盼結尾早點來臨。此書題為《修女傳》，敢說如此驚世駭人的對修道院的諷刺作品是前所未見的。(A. Billy, in : Diderot, *Œuvres*, p. 1405)

再從《修女傳》孕育時間之長久，也足以見出他對此作品的慎重態度：小說完成於一七六〇年，幾經修改，於二十二年後的一七八二年才定稿¹¹。對已發表在《文學通訊》上的稿本他又加以改動，甚至在他臨終前清醒的片刻，他仍進行著修改，《修女傳》可說是他的傑作中孕育時間最久的。我們很難想像他如此孜孜矻矻，慎而重之所成的，居然會是一本針對一個時代一個現象的宣傳性作品¹²！

自這第一版的《修女傳》起，除了極少的例外，歷來出版的《修女傳》都是由兩個部分構成的：即修女栩桑的〈回憶錄〉與格林牧一七七

六年發表在《文學通訊》上，後來被稱為〈序言／附錄〉的說明性文件¹³。〈序言／附錄〉作為《修女傳》這本書的構成部分¹⁴，其頁數雖不多，於初版開始就成為正反意見的爭論焦點。在出版當時，甚至相當長遠的一段時間內，小說「正文」之後附有小說產生過程的文件，尤其是小說之產生是出於惡作劇這一個事實，始終得不到肯定的評價¹⁵。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狄德侯專家巴視〈序言／附錄〉為小說不可分割的構成部分，不再懷疑¹⁶；不但如此，評者更進一步認為它是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闡明了狄德侯對小說這個文類極獨特的觀點。當然，要達到這樣一個一反既往的新結論，需要許多條件的配合，包括新的文學觀的興起，新資料的發現以及許多狄德侯研究的先行者鏗而不捨的努力。

本文要說明與討論的就是針對下面幾個圍繞著〈序言／附錄〉的問題。首先，〈序言／附錄〉的產生與其初期的演變；其次，早期文學評論者對它如何定位？而根據此一定位他們又如何評價它與〈回憶錄〉同時存在於一個文本中這一事實？最後，後期的文學評論者是如何給它以新的定位，建立起它在小說《修女傳》中不可分割的組成單元的地位？

壹、〈序言／附錄〉的產生及所引發的早期評論

一、〈序言／附錄〉的產生緣起¹⁷

《修女傳》這本小說之所以產生是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的。原來狄德侯和格林牧他們一幫聚在巴黎的朋友，因為好友克瓦瑪禾侯爵赴諾曼地久不回來，便設計要把他騙回巴黎。早先，克瓦瑪禾侯爵確曾為一個名馬格利特·德拉瑪的修女的還俗官司關說過¹⁸。於是他們便以這個修女的名義從巴黎給他寫信，希望他能為她於受不了迫害而逃離修道院的倒懸

慘境一伸援手，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動他的慈悲心腸，把他騙回巴黎。書信絕大部分由狄德侯執筆。幾經魚雁往返，克瓦瑪禾侯爵雖深表同情，也一再覆了信，卻只建議修女去諾曼地，自己不肯上巴黎來¹⁹，並鄭重其事地為她在自己的宮堡裡做好了接待的準備。這場惡作劇一七七六年一月開始，維持了三個多月的時間，以「收容」栩桑的馬旦夫人五月十日的信告落幕：巴黎的這一群捉狹鬼兇侯爵陷溺太深，怕事情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遂在這最後一信內，告訴侯爵說，可憐的修女已病重不治²⁰。克瓦瑪禾侯爵於五月十八日的覆信內除了表示哀惜和慰唁之外，又以相當於信長二分之一的附言(*postscriptum*)婉轉提出要求，請馬旦夫人把栩桑修女所遺的〈回憶錄〉借他一讀，閱畢璧還。

上面的這一段趣事，格林牧在一七六〇年的一期《文學通訊》內和盤托出，揭露了狄德侯他們一夥朋友「陰謀策畫」戲弄克瓦瑪禾侯爵一事的祕謀，公佈了全部的相關書信，包括克瓦瑪禾侯爵的回信，並在必要時於信件之前後按語說明，以便引讀者上路²¹。格林牧的文章刊出當時並無標題。後來，狄德侯在據以修改的手抄本上，數度冠以題目，而數度塗抹，終無定奪。勃以嵩版（一七九六）和內日翁版的《修女傳》（一七九八）均將此文件冠以〈節錄自某先生一七七〇年《文學通訊》文〉字樣(*Extrait de la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de M*** Année 1770*)，畢黑艾賀版（一八三一）則題為〈《修女傳》續文〉(*Suite de la Religieuse*)。各版本所附之文件雖略有出入，其差異表面上看來微不足道。阿瑟絮和杜禾訥編纂狄德侯全集時（一八七二—一八七五），發現格林牧該稿文件內有若干矛盾難解之處，便採用了狄德侯修改過的文件，並首次冠上了〈序言／附錄〉字樣。

一二、早期對於〈序言／附錄〉的評論立場²²

〈序言／附錄〉放在小說《修女傳》中出版，一開始就受到反面的批評。法蘭西共和曆霧月德威訥針對《修女傳》這本小說撰文指出，讀

者原以為很真實的故事，認真對待，一旦發現整個故事不但是向壁虛構的，更是狄德侯、格林牧等人開玩笑的產物，小說的動機如此不正經，必然心生上当受骗之感。他認為它起了三個負面的作用：一、破壞了讀者的快樂；二、破壞了小說的有用性；三、破壞了作者如此栩栩如生地營造出來的幻象(illusion)。他建議將來的新版本應取消〈序言 / 附錄〉(Dieckmann 1952, p. 21)。讓·德威訥是狄德侯的忘年交(Wilson 1985, p. 428)，他的批評顯然是出於一片好心，是為小說的令譽擔憂。

至於內日翁，作為狄德侯的崇拜者，他的反應更為激烈。在他自己所主編的《修女傳》(一七九八)上寫了一個〈序言〉，其意見和德威訥如出一轍，態度則更為激烈：

他認為：刺繡作品完工後，底網應完全看不出來²³；建築物竣工，則鷹架應全部拆除。所以把〈序言 / 附錄〉附在裡面，破壞了小說製造的幻象，從而破壞讀者的興味，也破壞了一切模仿藝術艱苦得來的「真實感」。他還強調，狄德侯本人就把這〈序言 / 附錄〉排除在外。因為在狄德侯在死前數月給他的手稿裡沒有此文件。(Dieckmann 1952, p. 22)²⁴

奇怪的是，他一面反對〈回憶錄〉與〈序言 / 附錄〉並存於一個文本內，卻又在他所編的全集內循例收進〈序言 / 附錄〉，可謂十分矛盾。德威訥和內日翁對這份文件的批評是從美學觀點出發的，捍衛的是藝術幻覺、寫實性和真實感。的確，拆穿了幻覺，「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張炎評吳夢窗)。這正是上面兩人所不願意見到的。我們於此觸及了〈序言 / 附錄〉的核心問題。在這裡有必要說明一下十八世紀法國對「小說」這個文類的基本看法。

十八世紀，固然標示了法國現代小說的誕生，但本世紀前三分之二紀的這一段時期內，小說作為文類，仍處於「妾身未明」的狀態，受到

相當的輕視和批判。法語所謂小說(roman)，直到十七世紀，仍令人聯想起荒誕不經的冒險事蹟：「小說」意味著不真實，令人起不信任之感。儘管十八世紀自一七〇〇至一七五〇的半個世紀中，「小說」的產量逾九百四十六部之多，衆多的小說家仍不肯承認自己的作品是「虛構的小說」而借用「回憶錄」、「真人實事」、「真人真信」、「自傳」、「傳記」等等之名，聲稱自己不過加以編輯整理而已(Coulet 1967, p. 286)。這「取信讀者」的手段，正是德威訥和日內翁所說的「幻象」之一，何其重要！

狄德侯的《修女傳》既是「真人」的書信，是「回憶錄」，德威訥和日內翁理所當然地認為狄德侯的目的是通過「取信讀者」的「幻象」手段來獲得小說真實化的目的。從這一個假設出發，認為〈序言／附錄〉之不宜與小說正文〈回憶錄〉並置於一個文本之內，也就十分邏輯了。

貳、對〈序言／附錄〉觀點的轉變

雖然在一八九二年莫里喃的一個觀點已令人看出端倪，這本小說在批評者心中有了轉機²⁵，《修女傳》要撥雲見日還有待一九一六年杜采訥寬言性的序文。杜采訥於一八七七年完成了阿瑟絮於一八七五年開始的狄德侯全集後²⁶，復於一九一六年出版了《修女傳》珍藏版(édition de luxe)。他在該版上寫的序是狄德侯研究的重要文獻之一。序中有這麼一句話：「本書為十八世紀法國值得驕傲的最美麗的最無韻文體故事之一。」(*La Religieuse*, éd. Tournoux, 1916, p. i)可是對〈序言／附錄〉破壞幻象的問題必須有其它的條件的配合，才能有所突破。一是新的文學觀的興起；二是新資料的出現。

二一、作者與作品的關係：一個新的觀點

要理解新的文學觀的興起，有必要先粗略說明一下浪漫派的瓜葛。浪漫派(romantisme)蘊釀於十八世紀末²⁷，這在法國開始於十九世紀二〇年代的「運動」，不到一個世代就受到了挑戰。巴那斯派認為浪漫派過度以自我為中心，多情善感到了濫情肉麻的地步了，便高倡「不動聲色」(impassible)和「去個人」(impersonnel)作為濫情的對偶(antidote)²⁸。一時浪漫派成為不甚光彩的標誌。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出現，自然難以受到好評。狄德侯那喜歡在小說內不時探頭探腦，自問自答的方式，不用說也就無法讓人接受了。

然而，五〇年代起對浪漫派的研究復熾，以正面的態度討論起作者和作品的關係以及客觀敘述中主觀元素的存在的作用；提出如何看待作者的主觀介入，討論作者將自己的嘲諷和反思放進作品等等問題，進而思考此類干擾究竟有損抑或增強藝術營造的幻覺效果(May 1954, p. 22)。

在這方面的探討，柏嵐對斯當達爾小說的研究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子。他指出斯當達爾是以三種方式直接介入作品的：一是作者提供保證，其作用是保證故事的真實性或逼真性(vraisemblance)；二是大局處理。當作者無法憑藉作品內的人物表達某一情況時，作者只好親自從「場外」送消息給讀者。以上兩種方式屬於故事的經營範圍。還有第三種方式，那便是與讀者交流。最多見的是作者就文內的事件與讀者進行討論或加以評論。他認為斯當達爾介入自己的小說作品，是受到狄德侯小說，尤其是《宿命論者霞克及其主人》的影響。(Catrysse 1970, 188-198)

文學批評開拓了新的視界，不僅打破了自十七世紀開始的「幻象」和「逼真」的框架，也走出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去個人」的禁忌。對作者的介入，由當然的拒絕轉向同情的細察。批評者開始認識到，作為作者，狄德侯是一個重視小說逼真感的作家，他在自己作品中，介入的頻率高，方式多，其目的無非是用他認為最有效的手段增加作品

中幻象的作用，更加引得讀者的信服。評者於是自問，這位十八世紀的天才作家是否達到了所設想的目的。這一個新的批評視角有利於發掘狄德侯小說藝術的獨特性。

三二、新資料的出現

僅有新的文學觀點在此還是不夠的，新資料的出現有助於給〈序言／附錄〉應有的地位，才能讓它與〈回憶錄〉置於同一個文本的框架內，與之分庭抗禮。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作者本人的意圖究竟如何。而根據內日翁的說辭，狄德侯本來就沒有意思這樣做的。狄德侯手稿的披露和整理給這個問題提供了滿意的答覆。

原來狄德侯的手稿大體說來，除了連同他的藏書一起賣給了凱瑟琳女王之外，大部分在內日翁和他自己的女兒汪德爾夫人兩處。

內日翁師事狄德侯，是哲人生前最後二十年來往甚密的朋友。一七七三年六月，狄德侯赴荷蘭轉俄，行前聲明委他為自己所有手稿的保管人，並整理、校閱、出版所有他認為「既無害我本人清譽，也不礙他人安寧的文稿」。內日翁將所存的這一批稿件，於一七九八年出版了《狄德侯文集》十五卷，忠實執行了狄德侯所託。(Chouillet, J. 1977, p. 17.)

另外，狄德侯的女兒則繼承了他已準備好要出版的全部手稿及抄稿，外加狄德侯有意留下的「傳家藏稿」(Fonds de famille)²⁹。這批文件後為Vavasseur家族所收藏。Dieckmann曾於一九四八年得到該家族的同意，為之作了清單，一九五一年發表了《汪德爾藏稿暨狄德侯未發表作品清單》(*Inventaire du fonds Vandeul et inédits de Diderot*, Genève: Droz 1951) (Chouillet, J., *Diderot*, 1977, pp. 16, 19.)。法國國家圖書館一九五一年獲得這一批稿件，即後來著名的「汪德爾遺贈典藏」，使得廣大學者得以深入研究。對〈序言／附錄〉的研究，貢獻最大的，自然是非Dieckmann莫

屬了。他接著於一九五二年撰文針對〈序言／附錄〉提出關鍵性的看法³⁰，這對後來狄德侯文學創作的研究也有重大的啓發。該文徹底釐清了一個重大的問題：證實了〈序言／附錄〉的最後版本是由作者本人仔細修改過的，作者同時還相應修改了《修女傳》的〈回憶錄〉，使小說的這兩個組成部分相吻合，不但澄清了長久以來的幾個疑點，更爲狄德侯小說「理論」提供了新的展望。

二三、新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Dieckmann 在「汪德爾遺贈典藏」內發現了一個文件（即後來新版〈序言／附錄〉），上面留下狄德侯大肆增刪修改的手跡³¹。看到了這些修改與增刪，我們才解開了兩個文件差異之謎。原來，汪德爾遺贈中的稿件，即第一版本，爲一七七〇年格林牧發表在《文學通訊》上的那一篇，此版本在一七九六年的《修女傳》，後又爲畢黑艾賀版（一八二一）的《狄德侯作品集》（第七卷）所採用。這也是狄德侯據以修改的版本，而阿瑟黎所採用的則屬狄德侯修改後釐清之版本³²。兩個版本之間出入頗大。最醒目的差別，是和格林牧所言相抵觸的那一句話³³。第一版中，格林牧是這樣寫的：

可以確定的是，這故事〔指《修女傳》之〈序言／附錄〉〕倘真能完成，必然是我們所看到的他小說中最真實，最有意義，最動人心弦的一部〔…〕。可惜，小說只有畸零的片段，而且只止於此了。（Diderot, *Oeuvres*, 1951, p. 1385）

但第二版中（根據狄德侯修改後的版本），於上文若干行之後，赫然發現一個括弧，內稱：「我頗識得狄德侯其人，必須於此一提，他已完成此小說，讀者上文所閱之〈回憶錄〉正是。」這段話插在裡面維持第一人稱，沿襲〈序言／附錄〉內格林牧的口氣。但格林牧不可能在文中前後兩句矛盾一至於此？這種種類似的差異和矛盾自然引起各種猜測

，大家都猜測是另外一人所加，但出於何人之手，始終沒有定論。現在由於「汪德爾遺贈典藏」的出現，見到狄德侯刪改過的手稿和Dieckmann據此所作的研究而真相大白了。原來加上此句話的不是他人，是狄德侯自己！他在格林牧的的稿中暗插進這句話，其用意十分清楚：〈回憶錄〉之後應有〈序言／附錄〉。

現在我們知道，不同版本的《修女傳》所附的〈序言／附錄〉為何彼此之間之有或多或少的變異現象；〈序言／附錄〉本身內容自我抵牾以及與〈回憶錄〉之間為何存在著若干矛盾不符之處³⁴。但最重要的一點是，現在可以確定無疑，狄德侯是有意將〈序言／附錄〉作為小說的組成部分，和〈回憶錄〉放在同一個框架之內，而並非像內日翁所說的那樣，作者本要將之排除於小說之外的。既然這是作者有意的安排，那麼必有其作為小說，作為藝術品的特殊的意義。

參、〈序言／附錄〉佈下的玄虛陣

三一、〈回憶錄〉的「真」與「假」

狄德侯所有的小說都具有一定的複雜性，而《修女傳》則尤甚。小說除了〈回憶錄〉之外，另有〈序言／附錄〉，表面看來後者彷彿是用以說明小說本身的緣起，使之更加清楚，事實上卻大大增加了小說的複雜性(Lewinter 1976, p. 65)；其複雜，是因為令讀者落在狄德侯蓄意製造出來的真真假假的迷陣裡頭去³⁵，評者一般稱之為「狄德侯玄虛陣」(la mystification de Diderot)。〈序言／附錄〉所佈下的迷津，真有點像護花主人所說的那樣：「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特別說明一下，我們所說的真，是相對於虛構的，「實質的真」(authenticité)。

〈回憶錄〉是狄德侯虛構出來的，是通過「幻象」以取信於讀者的小說。不容置辯，它是假的。但，它也具有「真」的一面。這小說是根據真人真事鋪陳出來的。最初連女主角，那個修女的姓名（德·拉瑪賀）也是真的，後來才改為栩桑·斯奕蒙南。故事中人物的若干細節也設法符合真人的身世。馬格利特·德·拉瑪賀與小說中的人物一樣，也先進聖·瑪利修道院，曾被父母囚在家中六個月，後進龍尚修道院被迫發誓出家等。她的確提出翻悔訴訟。失敗後，她不堪虐待逃離牢籠，走投無路之下向一個會表同情的人求援，於情於理也是可以令人信服的。狄德侯在若干資料上相當忠實於當代修道院的實況³⁶，這裡面「真」的一面佔有相當大的分量。

三二、〈序言／附錄〉的「真」與「假」

我們再看〈序言／附錄〉。從外部看去，這文件本身是「真」的，格林牧確有其人，他親身參與了確有其事的惡作劇。此人將事件的經過明明白白刊登在他的《文學通訊》上，以真人真事報導的嚴肅態度撰寫。這一切都是真的。

但後來與〈回憶錄〉同時出現在《修女傳》的這份文件卻是經狄德侯大肆改動過的；倘若狄德侯改過後在文件上明言不諱，說自己動過，那麼還不失為「真」。問題是他並沒那麼做，卻是把自己的意見插進他人（格林牧）的文章裡，沿著原文的口氣而又與原文抵牾³⁷；他還大幅度搬動了原文件內的段落³⁸。所以整個文件看來已不是真的「真品」，而是夾帶了虛構原素的了。這是真中有假。

再從內部來看，也是如此的。出現在文件內的狄德侯有兩個實體，其真實性遞減。狄德侯確有其人，這是第一個實體。他同時也的確參與了陰謀，寫了文件（包括〈回憶錄〉）〈序言／附錄〉）中大部分的信件，信件署名或為馬丹夫人，或為栩桑·斯奕蒙南；這躲在他人的名後行

動的是狄德侯第二個實體。

該文件原則上說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假的，一部分是真的。第一部分，即「修女栩桑」以及「馬丹夫人」的信，是假的；文件中第二部分，即克瓦瑪禾侯爵的信，格林牧在文中言之鑿鑿，是「真品」。所以真假相攙雜。

這裡還可深究一下。第一部分的假又有兩個層次。栩桑之假，雖以真人為範本，究竟是一個虛構的人物。而馬丹夫人的信固然也是狄德侯一班不正經的人捉的刀，卻實有馬丹其人。此人後來克瓦瑪禾侯爵遇到過，他還熱切地向她打聽可憐的栩桑修女³⁹。所以此人有三個不同的實體，其真實性也遞減。一是上面所說的肉體存在的人，這是馬丹夫人的第一個實體。由於她雖未實質上參與其事，卻把姓名地址借給狄德侯他們，並為他們轉信。她在〈序言／附錄〉中是書信的具名者，這「人頭」馬丹夫人，是小說中的一個組件，雖實有其人卻具有虛構人物的身分，是為第二實體。然而所有以馬丹夫人寫的信都經由某一第三者女子之手謄寫才發給侯爵。這個謄抄員是馬丹夫人的第三個實體。(de la CARRERA 1991, p. 16)

那麼克瓦瑪禾侯爵的信一定是真的，毫無問題嗎？似乎也沒有那麼確定。當時狄德侯曾為其「真實性」投下懷疑的陰影。他於惡作劇進行到一定程度之後，開始對侯爵如此毫不猶豫地掉進大家的陷阱裡感到吃驚，發生了懷疑。尤其是，馬丹夫人的信中部分過於細膩的描寫，還插進若干她和修女的對話，十分「小說化」，也就是說和當時流行的虛構「幻象」手法太相似了。侯爵並非對當時流行的小說一無所知，難道絲毫不起警惕之心？狄德侯一段時間內相當懷疑，會不會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莫非那可惡的格林牧等人和侯爵勾結起來，沆瀣一起戲弄他一人⁴⁰？果若如此，則侯爵之信雖是親筆所書，貌似真情實意，其實心懷叵測，是否還符合「實質的真」就很難說了。

再就讀者方面而言，克瓦瑪禾侯爵信件「實質的真」更不可靠。〈序言／附錄〉的最後版本是狄德侯動過手腳的。他修改了〈回憶錄〉部分的人名和情節，修改之處牽涉到克瓦瑪禾侯爵信的內容時，自然得相應改動了侯爵的信，以便兩者不生牴牾扞格。所以侯爵的信件也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

從上面數點來看，〈序言／附錄〉是一個真假相摻的，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文件，它完全合乎小說「虛構」的定義，有資格作為「小說」的一個組成部分和〈回憶錄〉並存於《修女傳》之內。〈序言／附錄〉與一般小說不同之處是以真人真事面貌出現，「虛構」的逼真效果達到罕見的高度，不正合乎狄德侯的期望嗎？

肆、〈序言／附錄〉與〈回憶錄〉的相互作用

如果說，〈序言／附錄〉具備了小說的條件，那麼狄德侯把它放在《修女傳》中，期待它會起什麼作用？在察看〈序言／附錄〉作用之前，我們不免要說明狄德侯的小說理念⁴¹。

四一、狄德侯對小說的觀點

狄德侯對當代的小說是不怎麼以為然的，甚至可以說評價相當低。他通過《宿命論者霞克及其主人》和《修女傳》的寫作，整理出一套自己的看法來。一七八一年，也就是他大肆修改《修女傳》的時候，他給他女兒的信中說：「我一向視小說為頗庸淺的東西，不過我終於發現，它倒有清氣去火的好處。」(*Correspondance inédite*, II, p. 271. cité in Catrysse 1970, p. 125)接著他還抓了幾個作品當藥，開出一個「方子」，而用來煎「方子」的是兩本小說：他把這幾味藥「一起投進適量的《宿命

論者體克及其主人》和《瑪儂·勒斯郭》⁴²煎湯即可。」狄德侯終於找到了寫小說自己的「方子」了⁴³。我們於是理解到，何以他這兩本晚年的作品和早期的小說那麼不同。

他雖鄙夷時下的一般小說，卻對英國作家昆察德森(1689 - 1761)情有獨鍾。他曾撰文〈讚察德森讚〉(1761)一文稱道他的小說⁴⁴，讚揚他深得「逼真」三昧，使得讀者完全忘却故事的虛構，「身不由己參與到故事裡去，與人物對話。時而頷首稱善，時而斥責，時而讚歎，時而悻悻不樂甚至憤怒……」(Billy 1951, p. 1060)

這令讀者完全墜入他的真實感中的技術，狄德侯歸納出來大至有二：一是讚察德森從不直接表達他要說的話，只是讓讀者自己去體會，所以說服力強。而達到這種說服力的手段，是充滿小說中的許多從實際生活中撷取而來的細節。他認為只有把讀者放在他一向熟悉的，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細節中，才能使他產生真實感而接受作者的幻象。在《修女傳》中，無論是〈回憶錄〉或是〈序言／附錄〉，都充滿了生活的鮮活細節，狄德侯不以抽象的概念為已足。

四二、狄德侯對戲劇的觀點

他對戲劇藝術的觀點特別能說明他最後兩本小說《宿命論者體克及其主人》和《修女傳》的寫作態度。在〈演員的矛盾〉(Paradoxe sur le comédien, 1830)一文內，他提出演員如何和其所扮演的角色分離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台上，其實有兩個人，一個是劇中角色，另一個是演員本人，後者不可以完全融入他所扮演的角色；相反的，他應該保持清醒。下面的這一段話說得十分清楚：

演員不是劇中人，他扮演劇中人，〔…〕使你們誤認為真，只有你們自己產生幻覺〔…〕。演員的眼淚從他們的頭腦向

下流；易動感情的人的眼淚則從心向上湧。（Diderot, “Paradoxe sur le comédien”, *Oeuvres* 1951, p. 1101)⁴⁵

他這個觀點，表現在文學作品中便是一方面作者要讓讀者感到惟妙惟肖，如臨其境；另一方面，並不要求作者退場。尤其是作者「在場」如能進一步加強逼真性，那麼更是沒有不利用的理由了。在《宿命論者霞克及其主人》裡，作者通過種種的辦法，以「在場」的方式取得讀者的信任；而在《修女傳》裡，狄德侯一方面採用了若干略為含蓄的方式介入，另一方面利用〈序言／附錄〉，暗渡陳倉，其介入規模之大，已到了和〈回憶錄〉爭名分的地步了。

伍、〈序言／附錄〉的特殊效果

作為造成《修女傳》整本小說的逼真性的手段，〈序言／附錄〉起的作用相當重要，至少有兩個層次可以討論。

五一、〈序言／附錄〉的特殊效果之一：場外人「入場」

克瓦瑪禾侯爵既是這個陰謀的戲弄對象，他是一開始就受到這個虛構故事的宰制的。他認真對待狄德侯·栩桑·馬丹的信，把虛構看成真實。小說的定義如果是「以幻象導致讀者誤信為真」，那麼，〈序言／附錄〉，在作為讀者的侯爵身上的確達到了目的了，這是所有的小說家夢寐以求的效果。

侯爵是陰謀詭計的對象，是理所當然的被害人。是「場內人」，他受騙上當，為苦命的修女動了憐憫之心，猶有可說。但那些在那兒牽線操縱的「場外人」，那些陰謀詭計的策畫者和執行者，卻也逐漸被自己所製造的幻象吸引。事件的發展幾乎逐漸脫出了牽線者的手。

〈序言／附錄〉作為一場遊戲，狄德侯當時並非一開始就想到要把一封信發展成一部中篇小說的。但在演變的過程中，真假的錯綜複雜關係，使得惡作劇的始作俑者逐漸失去了自己與遊戲之間的距離。（de la CARRERA 1991, p. 18 *esq.*）狄德侯由「場內」向「場外」滑移。

在惡作劇進行期間，他們每於晚餐時，宣讀侯爵一本正經，感情充沛的回信，又宣讀下封給侯爵的信，樂何如之。事情發展到後來，狄德侯他們不得已下決心「處死」可憐的栩桑修女時，眾人相對黯然。這〈序言／附錄〉的開頭的節日歡樂氣氛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

「馬丹夫人之悲情我們心有戚戚焉，大家所感到的遺憾與憂傷不下於修女那可敬的保護人。」（Diderot, "Préface-Annexe", *Œuvres* 1951, p. 1404）

這裡面，馬丹夫人地位在那些牽線的人心中起了不可思議的變化：他們忘記她只是一個人頭，對栩桑修女的存在毫不知情的事實，居然誤以為她真的收容了栩桑，為她與侯爵寫信，為修女之死而悲痛。（de la Carrera 1991, p. 21）

虛構的幻象欺騙了虛構的營造者，我們不能不承認其全面成功，即使上引的格林牧的這句話有一定程度的修辭意圖。

〈序言／附錄〉內指出，這一班朋友中，狄德侯是最先失去冷靜的⁴⁶。〈序言／附錄〉中進一步敘述了一個插曲，說明狄德侯完全失去了「場外人」立場的情況。於是，場內、場外已難以分清，不但讀者墜入作者所設的「幻象」之術中，連作者自己也不能倖免：狄德侯正在撰寫《修女傳》的期間，一個朋友一天去看他，發現他熱淚盈眶，動問原因。狄德侯回答他說：「我讓自己所寫的故事感動了。」（Diderot, *Œuvres*

1951, p. 1385)

五二、〈序言／附錄〉的特殊效果之二：「對鏡」效果

在佛教裡有「鏡空」一說，也就是指鏡子未有映象之前的本質的存在。這個觀念把鏡子本質的存在和它的功能分了開來。「鏡空」自然是一種抽象的「存在」，因為在實存世界中是沒有可能的。這一個有趣的觀念特別能解釋《修女傳》中〈回憶錄〉和〈序言／附錄〉的關係。

假設不存在〈序言／附錄〉這個文件，或者它即使存在卻沒有任何條件讓其與〈回憶錄〉發生互映的關係，那麼，〈回憶錄〉即是《修女傳》的全部。反過來也一樣。假設不存在〈回憶錄〉這個小說文本，或者它即使存在卻沒有條件讓其與〈序言／附錄〉發生任何互映的關係，那麼，〈序言／附錄〉只是一份記錄狄德侯和格林牧一幫人戲弄克瓦瑪禾侯爵的文件，一段文學史上的逸事趣話罷了。在上面這個情況下，兩個文件各自是單純的，實存世界的「鏡子」，沒有鏡空存在的餘地。

現在，情形卻不是這樣的，兩個文件都有著自我的獨立存在，而又與對方發生必然互映的關係。於是，一件原本只能存在於抽象思維中的情況發生了：「鏡空」居然可以與「鏡實」脫離並存。因為，在這裡，每個文件都具有了兩個「地位」：一是與對方互映之前的獨立地位，也就是，當我們把它們視為各自獨立的存在時，它就成了「鏡空」；而當我們把它們放在一起互映時，它們各自成了對方的鏡子；而它們卻是無可遁逃地，必須在對方的影映之下才有圓滿的意義：兩個鏡空在對方的身上實現了自己作為鏡子的功能。

結 論

我們發現到，狄德侯通過《修女傳》為我們揭示了他獨特的小說藝術。他以真假互滲的方式使所有的人，包括讀者和小說的「場外人」以及惡作劇的對象（克瓦瑪禾侯爵）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幻象」的迷惑。而這真假互滲互滲是借助作者的「在場」來完成的。

特別有意思的是，我們提出了前人沒有見到的〈回憶錄〉和〈序言／附錄〉的「對鏡現象」。這個現象不但使得組成小說的兩個部分同時具有了「鏡空」和「鏡實」的身分，更造成一個令人極為迷惑的吊詭：本來作為小說之說明文件的〈序言／附錄〉由於作者的介入，以充滿「幻象」的虛構文本出現，逐漸由小說的附屬的地位移向主位；而原來作為小說「正文」的〈回憶錄〉，由於〈序言／附錄〉的干擾，其正統地位受到了顛覆，使得讀者恍惚間懷疑其作為小說的「正當」(légitime)地位⁴⁷。但在讀者的心目中，〈回憶錄〉作為《修女傳》的小說的正統地位隨時企圖復辟，一再提醒他：我才是小說，雖是虛構，卻讓你為書中人傷心落淚；讀者夾在這兩個既是相對如拔河，又是相成如一物之兩面的力量中，彷彿對鏡映像一般進行不能訴諸時間觀念的往返。

列在本文之首的梵樂希的那句話，非常形象地說明了鏡空與鏡實地位不停換位給讀者造成的恍惚情境。

注 釋

¹《紅樓夢（三家評本）》，〈護花主人總評〉，p. 13。

²Paul Valéry: "Je me voyais me voir."

³Denis DIDEROT (1713-1784) 一譯作狄德羅。他是法國百科全書派學者，長期擔任百科全書主編與撰寫的工作。自一七五一年至一七七二年出版了三文十七冊，插置十一冊。作為法國啟蒙時代的領導人物之一，他的著作涉及哲學、思想、文學及藝術等多方面。重要的文學創作有《龐密指戒石》(Les Bijoux

indiscrets, 1748)、《哈莫之姪》(*Le Neveu de Rameau*, 1805)以及下文所說的兩本《宿命論者霞克及其主人》(*Jacques le fataliste et son maître*, 1796)與《修女傳》(*La Religieuse*, 1796)。

本文內專有名詞除當代作家學者用原文外，原則上所有中譯之後均不附原文。文末有「專有名詞中外文對照表」供參考。

⁴《修女傳》雖是狄德侯死後十二年的一七九六年才出了初版，不過，此前大體已在《文學通訊》內刊出(一七八〇—一七八三)。杜禾訥的序內說這第一版的《修女傳》是根據普魯士王之弟亨利親王所藏的手抄本(其實是抄本的抄本)排印的，已是比較完整的版本了。(May, *Diderot et La Religieuse*, 1954, p. 21)。

G. May 認為狄德侯的作品往往死後才出版，原因之一是他視一件作品為有機組織體，是生生不息地演化著的。出版，等於宣佈其死亡！(May, "Introduction", in: Diderot, *Œuvres complètes*, t. XI, 1975, p.3)但關係到《修女傳》這本小說的，則還有自身的安全問題。「狄德侯遲遲不將《修女傳》付梓，是怕因而身陷囹圄，永不得超生。」(A. Billy in: Diderot, *Œuvres* 1951, p. 1404)不要忘記他一七四九年因出版了《供明眼人借鑒的關於瞎眼人的信》(*Lettre sur l'aveugle à l'usage de ceux qui voient*)而墮入獄，七月二十四被捕，十一月三日才放出來。此外《修女傳》還於一八二四和一八二六兩度受到查禁。

⁵對於《修女傳》宜歸入哪一文類，狄德侯本人甚為猶豫。有時稱之為「此作品」(cet ouvrage)，有時稱之為「回憶錄」(mémoires)，大多以「小說」(roman)稱之。(Dieckmann 1952, p. 26)

⁶有關這方面的評論見 Booy, J. de et Freer, A. (ed.), *Jacques le Fataliste et La Religieuse devant la critique révolutionnaire (1796-1800)*。

⁷德·拉·阿賀樸於一七七〇年發表了一個有關修女的劇本，題名為《梅拉尼》，引起格林牧在《文學通訊》上揭開狄德侯撰寫《修女傳》之契機。(Cusset 1998, p. 85, n 2)。

⁸M. L. Charles, *The Growth of Diderot's Fame in France from 1784 to 1875*, pp 31-39 cité in May, *Diderot et La Religieuse*, 1954. pp 27-28 esq.

⁹即使當時未能給予小說應有的評價，卻也在出版後的三年內創下了十六刷的記錄。這極可能歸功於小說的高度寫實技巧。在小說出版之初，當時少數難能可貴的從藝術角度來評論的文章所讚揚的正是狄德侯的寫實技巧。(Cf. Chouillet A. - M. 1783, pp. 216-265)。

¹⁰「我著手寫《修女傳》，寫到凌晨三時還沒放下筆，我是疾如凌風，已不是儒，簡直成了一本書了…」(*Correspondance Inédite*, I. p.195致艾比內夫人信，無日期 cité in. May 1954, P. 42); 「我的《修女傳》在進行中。筆下如流，不知何時自止。」(*ibid.*, p. 250.致達密拉維爾信 cité in May 1954, pp. 41-42)

¹¹May認為在其一七六〇年的手稿中極有可能包含更早期寫下的片段。(May "Introduction à *La Religieuse*", in : Diderot, *Œuvres complètes*, 1975, p. 3)而Dieckmann認為《修女傳》至少經過三次重大的修改。(Dieckmann 1952, p. 35)

¹²二十世紀的讀者，對隱修院的制度早已無當年的切身感受而仍深為狄德侯的《修女傳》所感動，可見小說的藝術價值超越了時間的考驗。

¹³一七六〇年早春，狄德侯和他的一干文學界朋友矯稱有一位修女自修院遁逃，並以她之名向他們隱居在諾曼地的朋友克瓦瑪采侯爵去信求援。他們的目的是將侯爵騙到巴黎來。後來格林牧於一七七〇年將全部的信件－矯名信及上了當的侯爵的回函，加上編者按，發表在他主編的《文學通訊》上，公開了他們的惡作劇。所謂「說明性文件」即指此。詳見下。按，德人格林牧男爵(1786-1859)與法國當代的知識界交往甚密，是狄德侯的好友。他由黑那爾修道院院長手中接過《文學通訊》(*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擔任編輯時間長達十九年(1754-1773)。該刊為在法發行，不對外公關之不定期手抄刊物，訂戶寥寥可數，不超過十五到二十戶，均為國外政治、文化界重要人物，如薩克斯-郭達公爵夫人，俄國凱薩琳女皇、波蘭國王等人。

¹⁴有的譯本，包括中譯本在內，只譯出前一部分，即修女榭桑的〈回憶錄〉，而不譯後一部分，即〈序言／附錄〉。這種做法顯然沒有認識到，〈序言／附錄〉是小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據我們能得到的資料，《修女傳》中文譯本二種，均未譯〈序言／附錄〉；最早的英文譯本一七九七年出版於倫敦(*The Nun*; London 1797)，無譯者署名(見 Diana Guiragossian Carr, "La fortune de *La*

Religieuse en Angleterre de 1797-1850", in : *Actes du septi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Lumières*, Budapest 26 juillet - 2 août 1987, pp. 1288-1291,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265, 1989)就我們所能蒐集到的英譯本中，僅一種(Tancock 1972)未譯〈序言 / 附錄〉，詳見文後書目。

¹⁵有點像今天電影正片之後，加演拍攝過程，在早期也是難以想像的。

¹⁶「〈序言 / 附錄〉為小說之一部分，其內容所包含的發明與寓言成分，不亞於小說。」(Dieckmann 1952, p. 30.)

¹⁷由於〈序言 / 附錄〉的緣起及其在先後各版中出現的文本演變等事實，許多學者都有談及，本文不一一注明出處。主要參考Dieckmann 1952, May 1954, Myln 1962, Wilson 1982.

¹⁸有關龍尚修院馬格利特·德·拉梅賀選俗訴訟的來龍去脈，於《修女傳》初版出版，即有《文哲政十日刊》文章報導(*Décade philosophique, littéraire et politique* 21 octobre 1796, pp. 155-165)。後人所撰相關的文章，包括阿瑟紫·杜禾訥版《修女傳》的序文，莫非沿襲其說，新意不多。May的《狄德侯及其〈修女傳〉》則以第三章整章篇幅考證，深入討論了馬格利特·德·拉梅賀悲慘的一生。(May 1954, p. 47-76)

¹⁹格林牧在〈序言 / 附錄〉中雖說惡作劇的目的是騙克瓦瑪禾侯爵回巴黎，事實上，修女在信中卻是要求去外省的：「您身在岡城做起來比在巴黎還方便。請您自己或轉託朋友在岡城或他處薦我去一家做管家或使女。」這是另一個爭論的焦點。Mylne對此有過討論。(Mylne 1962, pp. 350-351)

²⁰這批書信中頭兩封「修女」的信無日期；第三封信，也就是克瓦瑪禾侯爵的第一封回信日期為一七六〇年的二月六日。所以，第一封信應該落在一月下旬。「馬丹夫人」向克瓦瑪禾侯爵宣告「修女」不治身亡的信所署的日期則為同年五月十日，此惡作劇前後歷時共三月有奇。

²¹在這期間，狄德侯靈感大發，把其中一封信敷衍成一本七八萬字的故事的中篇小說。見上注10他給艾比內夫人的信。

²²有關的資料太多，我們不擬也不能盡言，只作一個歸納的簡介。主要參見Booy, J. de et Freer, A. (ed.), *Jacques le Fataliste et La Religieuse devant la critique*

*révolutionnaire (1796-1800)*及Charles, M. L., *The Growth of Diderot's Fame in France from 1784 to 1875*.

²³西方刺繡織於有限的底網上。

²⁴狄德侯在死前數月給他的手稿裡的確沒有；不過後來出現的手稿內，發現狄德侯依據〈回憶錄〉修改了這個文件，顯然爲了使之與〈回憶錄〉相呼應，其有意將之轉變爲小說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應不容置疑。以上均見Dieckmann 1952, p. 21 *esq.*。詳見下文。

²⁵「這本書具危險性，是壞書，要那麼說也可以，不過不能說是本平庸的書。」(Paul Morillot, *Le roman français depuis 1810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 Masson, 1892, p. 285. cité in May 1954, p. 33)

²⁶史稱A.-T.版。

²⁷法文最早使用romanticisme這個字，是斯當達爾發明的，後來爲romantisme所取代。

²⁸一般視郭節爲巴那斯派的領袖，並以他的詩作 *Émaux et Camées* 的第三版（一八五二）和最後一版（一八七二）這相隔的二十年作爲這個運動的時代。法國詩人查德黑岳寫過這麼一段話譏諷浪漫派，最具代表性：「啊！哭哭啼啼，自艾自怨！你身如枯葉，還患了癆病！這跟我又何干？詩人要死囉！詩人要死囉！行，行，去死去吧，畜生！你可不是頭一個。」(VINCENT, 1933, p. 22.)

應該指出，衆所周知以「去個人」作爲反浪漫派濫情的文學觀點可以說是全歐性的，茲引下文供參考：

"The other aspect of this Impersonal theory of poetry is the relation of the poem to its author. [...] Poetry is not a turning loose of emotion, but an escape from emotion; it is not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ity, but an escape from personality. But, of course, only those who have personality and emotions know what it means to want to escape from these things." (T. S. Eliot,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1919),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aber & Faber, 1932, pp. 20-21. in : SELDEN, R. (ed) *The Theory of Criticism. 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pp. 310-313)

²⁹汪德爾夫人繼承了她父親的手稿和抄稿等文件共七十三大冊，其中十三冊爲

狄德侯的手跡。

³⁰緊接著 G. May (1954) 和 Mylne (1962) 等學者紛紛撰文，對《修女傳》和其〈序言 / 附錄〉作出了重要的研究。

³¹這一個文件共十六張，無頁數，可能是原來〈序言 / 附錄〉的抄本，上面留下許多狄德侯修改增刪的手跡。手稿因潮濕而部分損壞，靠近損壞部分之墨跡幾乎完全褪色。幸而狄德侯所修改的字跡大都保留了下來，相當清晰，但狄德侯所塗抹之部分往往難以辨認。有些增添部分寫在小紙片上，卻奇蹟般保存了下來，也有部分受損。參見 Dieckmann 1952, pp. 24-27.

³²據編者稱，阿瑟黎 - 杜禾訥版本所據為阿瑟納爾圖書館手稿本，是由格林牧的《文學通訊》之大兩卷剛稿中取得。

³³兩者差別甚多，我們只舉最觸目的一個例子。

³⁴前者當然是由於分屬於修改前後版本不同之故；後者是修改過程中狄德侯疏忽所致。

³⁵以下有關小說《修女傳》及其〈序言 / 附錄〉的「玄虛」手段，見 (Lewenter 1976, p. 65 esq.)。至於〈回憶錄〉和〈序言 / 附錄〉內容本身的矛盾，以及兩各文件之間的抵牾，其實都是表面細節的問題，部分來自於作者的疏忽。(Catrysse 1970, "Bévues et contradictions", pp. 223-240)

³⁶如聖 - 瑪利修院，的確存在，此修院在巴黎 Rue du Bac，大部分學者極少加以注意。Billy 注解語焉不詳，僅稱：「後文中狄德侯明確指稱龍尚修道院，可見此聖 - 瑪利修道院也應確有其事。」(Diderot, *Œuvres* 1951, p. 1405) 但 G. May 對之有過考證。原來馬格利特·德·拉馬賀曾於髫齡被送到此寄宿。他認為對該修道院最正確的說明見諸杜禾訥所主編之 1916 年版《修女傳》之序。(May 1954, p. 49)「龍尚修道院」的盛況也的確如小說中所描寫的。又如〈回憶錄〉內稱修院院長三年一調都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³⁷見上文四之三。

³⁸狄德侯是在一七六〇年寫《修女傳》的，他在一七八一年進行了修改，不久，著手修改〈序言 / 附錄〉。由於幾乎同時進行，他曾將〈序言 / 附錄〉中修女寫的第二封信的一部分文字刪除並在該信信尾加上一小段文字。這新加的文

字後又刪去，移到小說的結尾上。

³⁹詳見May “Une certaine Madame Madin”, in : WILLIAMS, C. G. S. (ed.),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Age of Ideas. Essays o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Presented to George R. Havens*. 1975, pp. 255-272.

⁴⁰狄德侯的確懷疑自己「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其他的朋友聯合起來戲弄他。在他給艾比尼夫人的信中說：「侯爵回信了，真邪，假邪？他的心那麼多情？腦袋如此迷糊？這裡頭會不會有詐？我可對你們這一夥人有點信不過。」（*Correspondance inédite I*, 190, cité in Dieckmann 1952, p. 28）

⁴¹但由於另有〈狄德侯《修女傳》的研究〉深入討論，本文僅舉出一個最具代表性的面向來說明。

⁴²《瑪儂·勒斯郭》（*La véritable histoire du chevalier Des Grieux et de Manon Lescaut*, 1731）係沛沃神父的小說，出版於一七三一。此小說原係他的《一個貴族的回憶錄》（*Mémoires et aventure d'un homme de qualité*, 1728-1731）的一部分，由於極度成功，後人將《瑪儂·勒斯郭》單獨出版。

⁴³有關狄德侯的小說理論，精確地說，審美理論，由於牽涉範圍過廣，另有專文處理不擬在此短文內討論。

⁴⁴“Éloge de Richarson”, in Diderot, *Œuvres* 1951, pp. 1059-1074.

⁴⁵譯文取自《狄德羅文集》王雨、陳基發譯，1997, p. 261.

⁴⁶「這弄神弄鬼的故事固然把我們那位諾曼地的朋友搞得滿腔熱火，連這頭的狄德侯也熱情起來了〔…〕於是著手撰寫起修女的詳細身世。（Diderot, *Œuvres* 1951, p. 1305）

⁴⁷不要忘記，《修女傳》原只是〈序言／附錄〉裡信件之一，「惡性」擴張起來的。見上注10。

人名、地名中…外文對照表

一至五畫

巴那斯派詩人	parnassiens
內日翁	NAIGEON, Jacques-André

六至十畫

艾比內	ÉPIGNY, Madame d'
克瓦瑪禾侯爵	CROISMARE, marquis de
汪德爾夫人(狄德侯之女即昂吉利克)	VANDEUL, Madame
狄德侯	DIIDEROT, Denis
亨利親王	Henry, Prince
沛沃神父	PRÉVOST, abbé Antoine François
阿瑟絮	ASSÉZAT
俄則柏·薩爾威賀特	SALVERTE, Eusèbe
勃以嵩	BUISSON
柏嵐	BLIN, Georges
哈莫	RAMEAU

格林牧	GRIMM, Melchior
盎德黑岳	ANDRIEUX
馬丹夫人 (莫霍－馬丹)	MADIN, Madame (Moreau-Madin)
馬格利特·德·拉瑪賀	Marguerite de LAMARRE,

十一至十五畫

杜禾訥	TOURNEUX, Maurice
梅拉尼	Mélanie
梵樂希	VALÉRY, Paul
莫里甯	MORILLOT, Paul
郭節	GAUTIER, Théodore
麥伊斯特	MEYSTER (MEISTER)
斯奕蒙南	SIMONIN
斯當達爾	STENDHAL
凱瑟琳女王	CATHERINE, l'Impératrice
黑那爾修道院院長	RAYNAL, abbé
瑞查德森	RICHARDSON
聖－瑪利	Sainte-Marie
聖－栩桑	Sainte-Suzanne

達密拉維爾

DAMILAVILLE

畢黑艾賀

BRIÈRE

德威訥

DEVAINES

德·拉·阿賀樸

LA HARPE, Jean-François de

十六至二十畫

盧梭

ROUSSEAU, Jean-Jacques

龍尚

Longchamp

薩克絲-郭達公爵夫人

SAXE-GOTHA, duchesse de

參考書目

狄德侯作品

- 1875-1877 *Œuvres complètes*. 22 vol. éd. Jules Assézat et Maurice Tourneux, Paris.
 1955-1970 *Correspondance*. éditée par Georges et Jean Varloot, 16 v., Paris :
 Minuit.
 1975 *Œuvres complètes*. 33 vol. , Paris : Hermann.
 1931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éd. André BABELON, 2 vols. Paris : Gallimard.
 1951 *Œuvres*. Edition établie et annotée par André Billy, Paris :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86 *Diderot Autographe, copies, éditions*. Etudes réunies et présentées par
 Béatrice Didier et Jacques Neefs, Paris : PUF (Press Universitaire de
 Vincennes).
 1991 《狄德羅哲學選集》，江天驥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7 《狄德羅文集》，王雨陳基發編譯，北京：中國社會出版

《修女傳》英、中譯本

- 1797 *The Nun*, London, sans traducteur.
 1928 *Memoirs of a Nun*.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rancis Birrell,
 London :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260 p.
 1966 *The Nun*. Translated by Marianne Sinclair, introduction and afterword
 by Richard Grittiths, London: New English Library, 269 p.
 1968 *The Nun*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Eileen B. Hennessy, Preface by
 Elliott Stein, Los Angeles : Holloway House Pub., 315 p.
 1974 *The Nun*. Tra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onard Tancock, (1st
 edition 1972), London : Penguin Books.
 1992 *Memoirs of A Nun*.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rancis Birrell
 (1st ed. London :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28, 260 p.)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2,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urbank, P. N., 249
 p.
 1987 《修女傳》，鄭兆璜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6 《修女傳》，符錦勇譯，廣西：漓江出版社

西文專書及論文

- Booy, J. de et Freer, A. Jacques le Fataliste et La Religieuse devant la critique
révolutionnaire (1796-1800),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XXXIII, 1965, Genève : Droz, 1965.
 CATRYSSÉ, J. *Diderot et la mystification*, Paris : Editions A. G. Nizet. 1970.

- CHARLES, M. L., *The Growth of Diderot's Fame in France from 1784 to 1875*, Pennsylvania, Bryn Mawr, 1942
- CHOUILLET, A.- M. (ed): *Denis Diderot 1713~1783*, Colloque International, Aux amateurs de livres, 1985.
- CHOUILLET, A.- M. (ed.), *Autour du Neveu de Rameau*, Genève: Slatkine, 1991.
- CHOUILLET, Jacques, *La Formation des idées esthétiques de Diderot*, Paris: Armand Colin, 1973.
- CHOUILLET, Jacques, *Diderot*, Paris: CEDES, 1977.
- COULET, H., *Le roman jusqu'à la Révolution*, Paris : Armand Colin, 1967.
- CUSSET, C. , *Les Romanciers du plaisir*, Genève : Honoré Champion, 1998.
- de la CARRERA, R., *Success in circuit lies. Diderot's Communicational Practice*,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Epistolary Triangles : the Préface-Annexe of *La Religieuse* Reexamine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ory and Interpretation*, v. 29, n°3, 1988, pp. 263-280.
- DIECKMANN, H., *Inventaire du fonds Vandeul et inédits de Diderot*, Genève : Droz 1951.
- "The Préface-Annexe of *La Religieuse*", *Diderot Studies*, II, 1952, pp. 21-147.
- "Introduction". Préface de *La Religieuse*, in : *Diderot (Œuvres complètes. 33 vol., t. XI*, Paris : Hermann, 1975, pp. 15-23.
- LEWINTER, R. , *Diderot ou les mots de l'absence*, Paris : Champ Libre, 1976.
- MAY, G., "Une certaine Madame Madin", in : WILLIAMS, C. G. S. (ed.).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the Age of Ideas. Essays on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Presented to George R. Havens*. 1975, pp. 255-272.
- *Diderot et «La Religieuse» Étude historique et littérai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et Paris : PUF, 1954.
- MYLNE, V., *La Religieuse*, London : Grant & Cutler Ltd. 1981.
- "What Suzanne knew : Lesbianism and *La Religieuse*",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82, n° 208, pp. 167-173.
- "Nous empêcher de réfléchir : an aspect of plausibility", in : LAFARGE, C. (ed.), *Dilemmes du roman* (Essays in Honor of Geogres May), 1989 , pp. 133-145
- NAIGEON, J. A., *Mémoires historiques et philosophiques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Diderot*, Paris : Brière, 1821.
- UNDANK, J., "Diderot's "unnatural" Acts: Lessons from The Convent", *French Forum*, Vol 11, May 1986, n°2, pp. 151-167.
- VARLOOT, "La Religieuse et sa Préface", in : Mossop, D.J. et al.(ed.), *Studies in French Eighteenth Century* (presented to John Lough), 1978.
- VENTURI, FRANCO, *Jeunesse de DIDEROT(de 1713 à 1753)*, trad. de l'italien par Juliette Bertrand, 1^e éd. Paris : Skira 1939, Slatkine Reprints. 1967.
- VINCENT, F. *Les Parnassiens. L'esthétique de l'École. Les œuvres et les hommes*. Paris: Gabriel Beauchesne et ses fils, 1933.

中文專書

- 曹雪芹高鹗《紅樓夢（三家評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
- 王亞平《修道院的變遷》，北京：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八

La Préface-Annexe of Diderot's Novel *La Religieuse*

*Chin Day Hsi**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spring of 1760, Diderot and his literary clique sent faked letters supposedly from a certain escaped nun to their friend in Normandy, le marquis Croisnare. Their aim seemed to lure the marquis to Paris. The entire correspondence, the faked letters and the answers from the credulous marquis, were later published in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with the editor's remarks revealing Diderot's plot. The letters and the editor's notes were then inserted under the title of *Préface-Annexe* as an adjunct to Diderot's novel, *La Religieuse*, published 12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its author, which was nothing but an extravagant elaboration of one of the forged letters that had never been sent.

Critics of literature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novel vehemently condemned putting the *Préface-Annexe* as an adjunct to *La Religieuse* that was a nun's *Mémoires*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reader's revelation from the mock correspondence in the *Préface-Annexe* would spoil the pathetic illusion created by the novel's narration of the nun's *Mémoires*: how could a reader be touched by a story which was the outcome of a vulgar joke?

* Professor of French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In 1954 Herbert Dieckmann published the results of his research into Diderot's *Préface-Annexe* which overturned earlier critical opinions regarding Diderot's intentions to place the *Mémoires* and *Préface-Annexe* side by side and publish it as one novel. Moreover, Dieckmann and subsequent scholars now view this juxtaposition as perhaps Diderot's calculated intention to present to the public his idea concerning the writing of a novel in which the boundaries between fiction and non-fiction can profitably be obscured.

In this essay, the ambiguity created by placing the *Mémoires* and the *Préface-Annexe* face-to-face is superimposed upon the Buddhist metaphor contained in the *emptiness* and *fullness* of a mirror, thus inducing in the reader a vertigo created as he or she views these infinite twin reflections.

Key-words : Diderot, novel, *La Religieuse*, ; *Mémoires*, the *Préface-Annexe*, Dieckmann, emptiness and fullness of a mirror.